



海公案

清 李春芳 编





海公案

李春芳
[清]

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公案 / (清) 李春芳编. —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8.1

(中华古典名著·家庭书斋)

ISBN 978-7-80689-685-3

I. 海… II. 李… III. 侠义小说—中国—清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96293 号

责任编辑 曹琨

封面设计 郭炜

图书策划 亮度图书

海公案

(清) 李春芳 编

出版 / 珠海出版社

地址 / 珠海市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三层

邮编 / 519001

印刷 / 广州市官侨彩印有限公司

版次 / 2008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 787 × 1092 1/16

总印张 / 228.75

总字数 / 4680 千字

书号 / ISBN 978-7-80689-685-3

总定价 / 199.00 元(全十册)



导读

明朝著名的政治家海瑞和宋朝的包拯一样，是中国历史上清官的典范，正义的象征。海瑞为官时，屡平冤假错案，打击贪官污吏，深得民心。他还多次上书批评当朝皇帝明世宗迷信巫术，生活奢华，不理朝政等弊端，因此获罪入狱。世宗死后获释。隆庆三年（1569年）调升右金都御史，他一如既往，惩治贪官，打击豪强，强令贪官污吏退还民田，遂有“海青天”之誉。后被权臣排挤，革职闲居16年。万历十三年（1585年），重被起用后，他仍不改本色，力主严惩贪官污吏，禁止循私舞弊。海瑞病故后，身无别物，仅大红袍一件遮掩尸体。海瑞一生居官清廉，刚直不阿，深得民众的尊敬和爱戴。他去世后，很多百姓因感念他，而将他的遗像供在家里。有关他的传说故事，民间更是流传广泛。后经文人墨客加工整理，编成了著名的长篇公案小说《海公大红袍传》和《海公小红袍传》。

《海公案》是《海公大红袍传》、《海公小红袍传》的合集。它是明清公案小说的代表作之一。讲述了这位无私无畏的清官海瑞审案的故事。故事以海瑞为原型敷演而成，前六十回为《海公大红袍传》；六十一回至一百零二回为《海公小红袍传》。

《海公案》内容大多是民间流传的故事，即所谓“好事者以耳目所睹记”，不足以将其作为研究海瑞的史料，因为小说中海瑞所审的案件与史料记载无一相同，显见作者是想以海瑞这个明朝当代的清官，赋予那个时代普通民众希望政治清明的良好愿望。虽然《海公案》不能作为海瑞居官政绩的史料，但就小说史而言，《海公案》与宋元话本、明代拟话本关系密切。有两篇故事就是从宋元话本里的内容改编、脱胎而来，还有几篇故事影响到后来的公案小说专集的创作。

就本书的内容而言，有以下的特点：

第一，在人物方面，海瑞是明代有名的清官，《明史》赞曰：“海瑞秉刚劲之性慤也自遂，盖可希为汉汲黯、宋包拯。苦节自厉，诚所为人难能。”历史上的海瑞，刚正耿直，苦节自厉，《海公案》的作者秉持着这种原则在书后来描写海瑞正直的性格。其次，妇女形象的刻画也是书中人物描写的重要部分，如守节的贞妇、放荡的淫妇、多疑且狠的妒妇以及对爱情向往的少女，都有鲜明的形象。再次，如僧人好色凶狠以及儒生无用的形象，亦是作者所刻意描写。

第二，在反映当时社会现状方面，《海公案》成书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

年), 适逢明代由盛转衰, 书中深刻地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现状: 其一, 当时男女两性关系已逐渐不再受到礼教的约束, 妇女的出轨多因丈夫长年在外国商所引起, 可见当时从商者越来越多, 商业活动越趋频繁。其二, 由劫盗类居次的情形来看, 杀人劫财事件很多, 可看出当时社会混乱及官府无能的情况。其三, 对贞妇加以褒扬, 对淫妇加以挞伐, 可见当时社会仍不放弃宣扬传统的贞节观念, 书中关于贞妇、淫妇的众多描写来看, 贞节观念那时已日趋淡薄, 因此作者大声疾呼, 褒扬贞妇, 警戒淫妇。此外, 由妇女动不动就被调戏、被杀、被打, 也可看出当时妇女的社会地位低下。

第三, 在内容方面, 每一回案件大致可分成四个部分, 即案件始末、原告告词、被告诉词及海公判词, 它将原告告词及被告诉词独立出来, 在所有公案小说专集中开了先河。

第四, 在破案方法上, 靠智慧推理破案的共有四十六回, 其中依靠海公破案的有二十四回; 而依超自然力量破案的有二十五回, 与其它公案小说中依超自然力量破案者占全书一半以上相比, 《海公案》中依超自然力量破案只占全书三分之一, 这显示了公案小说进展至《海公案》, 迷信成分已逐渐降低, 并且增加对判官的信任。

第五, 在案情分类方面, 全书依次可分为奸情、劫盗、家庭纠纷、诬陷、其它等五大类, 其中又包含若干小类, 这些案件皆是一般社会上民事或刑事案件。

第六, 在编排形式方面, 《海公案》的编排形式在明清公案小说专集中, 是非常独特的, 分卷、分回, 却不分类的形式, 除《百家公案》一书外, 与其他公案小说概不相同。

本书情节曲折, 跌宕起伏, 悬案迭起, 人物形象丰满, 艺术技巧娴熟, 代表了明清公案小说的最高成就。但它毕竟是封建时代的作品, 作者在追求正义和宏扬封建道德, 鞭挞社会丑恶的同时, 也不可避免的具有时代的局限性。比如以男权的视角看待女性, 比如书中鬼神迷信色彩较浓等等, 都需要读者用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和品读。

目 录

- | | | |
|-----------|----------|----|
| 第 一 回 | 海夫人和丸画获 | 9 |
| 第 二 回 | 张寡妇招婿酬恩 | 12 |
| 第 三 回 | 喜中雀屏反悲失路 | 15 |
| 第 四 回 | 图谐鸳枕忽感居丧 | 17 |
| 第 五 回 | 严嵩相术媚君 | 20 |
| 第 六 回 | 海瑞正言服盗 | 23 |
| 第 七 回 | 奸人际会风云 | 26 |
| 第 八 回 | 正士遭逢坎坷 | 28 |
| 第 九 回 | 张老儿借财被骗 | 31 |
| 第 十 回 | 严家人见色生奸 | 34 |
| 第 十 一 回 | 张仇氏却媒致讼 | 36 |
| 第 十 二 回 | 徐指挥守法严刑 | 39 |
| 第 十 三 回 | 三部堂同心会审 | 42 |
| 第 十 四 回 | 大总裁私意污文 | 45 |
| 第 十 五 回 | 张贵妃卖履访恩 | 48 |
| 第 十 六 回 | 海刚峰穷途受救 | 51 |
| 第 十 七 回 | 索贿枉诛县令 | 53 |
| 第 十 八 回 | 抗权辱打旗牌 | 56 |
| 第 十 九 回 | 赃国公畏贤起敬 | 59 |
| 第 二 十 回 | 圣天子闻奏擢迁 | 62 |
| 第 二 十 一 回 | 海瑞竭宦囊辱相 | 65 |
| 第 二 十 二 回 | 严嵩献甥女惑君 | 67 |
| 第 二 十 三 回 | 张志伯举荐庸才 | 70 |
| 第 二 十 四 回 | 海主事奏陈劣迹 | 73 |
| 第 二 十 五 回 | 青史笔而戮首 | 76 |

- | | | |
|-------|----------|-----|
| 第二十六回 | 红袍讽以复储 | 78 |
| 第二十七回 | 贤皇后重庆承恩 | 80 |
| 第二十八回 | 奸相国青宫中计 | 83 |
| 第二十九回 | 怒杖奸臣获罪 | 86 |
| 第三十回 | 恩逢太子超生 | 89 |
| 第三十一回 | 冯太监笞杖讨情 | 91 |
| 第三十二回 | 邓郎中囹圄救饿 | 94 |
| 第三十三回 | 赦宥脱囚简授县令 | 97 |
| 第三十四回 | 访查赴任票捕土豪 | 100 |
| 第三十五回 | 酬礼付谋窥恶径 | 103 |
| 第三十六回 | 窃书失检受奸殃 | 105 |
| 第三十七回 | 机露陷牢冤尸求雪 | 108 |
| 第三十八回 | 案成斩暴奉旨和番 | 111 |
| 第三十九回 | 诈投递入寨探情形 | 113 |
| 第四十回 | 计烧粮逼营赐救玺 | 116 |
| 第四十一回 | 设毒谋私恩市刺客 | 119 |
| 第四十二回 | 施辣手药犯灭口供 | 121 |
| 第四十三回 | 畏露奸邪奏离正直 | 124 |
| 第四十四回 | 卖凶杀害被获依投 | 127 |
| 第四十五回 | 催贡献折服安南 | 130 |
| 第四十六回 | 捏本章调巡湖广 | 132 |
| 第四十七回 | 巡抚台独探虎穴 | 135 |
| 第四十八回 | 黄堂守结连贼魁 | 137 |
| 第四十九回 | 逃性命会司审案 | 140 |
| 第五十回 | 登武当诚意烧头香 | 143 |
| 第五十一回 | 小严贼行计盗妾童 | 145 |
| 第五十二回 | 老国奸诬奏害皇叔 | 148 |
| 第五十三回 | 礼聘西宾小严设计 | 151 |
| 第五十四回 | 鸡奸庠士太守逃官 | 153 |
| 第五十五回 | 王太监私党欺君 | 156 |
| 第五十六回 | 海尚书奏阉面圣 | 158 |

第五十七回	刚峰搜宦调任去钉	160
第五十八回	继盛劾奸矫诏设祸	163
第五十九回	仆义妾贞千秋共美	166
第六十回	臣忠士鲠万古同芳	169
第六十一回	海刚峰请旨归田 张居正负宸登殿	172
第六十二回	杀亲王巧传御笔 戏宫女假寐龙床	174
第六十三回	造假宝大廷充贡 赐宫室乳母荣归	176
第六十四回	圣天子感梦赐祭 陆探花抚几哭师	177
第六十五回	海操江缴旨入京 周进士赋诗脱罪	179
第六十六回	张太师朝房受辱 孙司礼内廷阻君	184
第六十七回	金銮殿披鳞叠谏 安乐宫赐宴酬恩	188
第六十八回	孙给事舍命评本 徐国公抬像叩阍	190
第六十九回	赐红袍耳目官邀宠 接刑篆旧令尹指奸	194
第七十回	乳娘府献袍斥监 盐运道惧罪鸠金	197
第七十一回	张明修赴宴遇仇 陈三枚奉旨搜宝	200
第七十二回	驰家信败露机关 扮相士夤缘妙计	202
第七十三回	张嗣修龙形惑相 周元表搜宝探奇	206
第七十四回	两钦差解宝遇劫 婴山盗拯溺反仇	208
第七十五回	孙娘子婴山解难 沈大王江畔捐躯	211
第七十六回	孙理刑再会钦差 陈给事重围相府	213
第七十七回	邱佐卿重谐凤侣 陈国舅朋比为奸	215
第七十八回	孙太监私行玉玺 徐千岁遣将迎差	217
第七十九回	劫奇宝空捞水月 升豸宪梦入南柯	219
第八十回	害忠良重传假旨 祝眉寿载赐红袍	221
第八十一回	陈三枚解宝回京 海刚峰法场夺旨	224
第八十二回	孙刑厅死里逢生 陈国舅同条共贯	226
第八十三回	叩丹墀三奸伏罪 临海表一纸征兵	227
第八十四回	岫岵山对景称奇 梅花海引人入胜	229
第八十五回	天波楼杨令婆兴师 北潼关高德礼失守	231
第八十六回	林天佐请兵销差 佘太君上表除暴	233
第八十七回	献奇宝张太师结舌 嘉智义孙娘子荣封	235

- | | | | |
|--------|----------|----------|-----|
| 第八十八回 | 乳娘府下马牌推倒 | 皇都城无敌将团围 | 236 |
| 第八十九回 | 海恩官谏主献奸相 | 岳金定走马捉周连 | 238 |
| 第九十回 | 孟银壶飞铙取盔 | 焦将军掣鞭擒敌 | 239 |
| 第九十一回 | 杨家府回兵释将 | 张状元代父抵奸 | 241 |
| 第九十二回 | 张太师盖棺诈死 | 海操江复任微行 | 242 |
| 第九十三回 | 袁阿牛嘱盗诬扳 | 周文玉凭鸦问卜 | 245 |
| 第九十四回 | 梁司李酷讯成招 | 赵廷章周全友谊 | 247 |
| 第九十五回 | 遇假虎土豪聚会 | 盗美人公子遭凶 | 249 |
| 第九十六回 | 登莱道文桂陷狱 | 荒山寨张氏守贞 | 252 |
| 第九十七回 | 太平狱周观德探父 | 登州府杨龙贵访朋 | 254 |
| 第九十八回 | 王小三供像报德 | 海操江南直升堂 | 257 |
| 第九十九回 | 毛察院买罪酬金 | 杨尚书请旨提案 | 259 |
| 第一百回 | 活菩萨现身救苦 | 难兄弟背地陈冤 | 262 |
| 第一百零一回 | 众奸徒到案伏诛 | 两善士当堂超脱 | 263 |
| 第一百零二回 | 显色相正直为神 | 庆团圆椿萱偕老 | 265 |

第一回

海夫人和丸画获

词曰：

人生南北多歧路，将相神仙也要凡人做。百代兴亡朝复暮，江风吹倒前朝树。功名贵显无凭据，费尽心机，总把流光误。浊酒三杯沉醉去，水流花谢知何处？

这几句鄙词，不过说人生世上，承父母之精血，秉天地之灵气，生而为人。人为万物之灵，自当做一场刮目惊人的事业。虽不能流芳百世，中正纲常，使人志而不忘，以为君子；即不能与世争光亦当遗臭万年，此亦君子小人之两途也。然君子之流馨，事愈远而人心愈近；小人之遗臭，事虽近而人心欲远之，惟恐其稍近也。君子观之，能不悚然而惧乎？吾于是有说。

却说前明正德间，粤省琼南有海璇者，字玉衡，世居琼之睦贤乡，离琼山县治不过数里。玉衡娶妻缪氏，乃同县缪廩生之妹也。缪氏生于诗书之家，四德三从，是所稔悉。自适海门以来，夫妻和顺，相敬如宾，真不愧梁鸿之配孟光也。玉衡屡试不中，遂无意功名，终日在家，诗书自娱，行善乐施而已。又过数年，玉衡已是四十三岁，膝下无儿。夫人缪氏，每以为忧，常劝丈夫立妾以广子嗣。玉衡正色道：“吾与汝素行善事，况海氏祖宗皆读儒书，历行阴德，吾谅不至绝嗣，姑待之。”缪氏道：“相公之言，可谓不碍于理者。然妾今年四十，天癸将止，诞育之念已灰，不复望弄璋弄瓦矣。故劝相公立妾者，乃是为海氏祖宗起见。相公何故不以为然？”玉衡笑道：“夫人所知者，情与理也。但今之世，人心浇薄，循理者少，悖理者多。但见人家妻妾满室，妒争纷然。何者？为丈夫者不无偏爱，本欲取乐而反增懊恼，吾不忍见之。使璇命果有子，夫人年尚壮健，岂不能育子耶？璇如合绝嗣，即使姬妾罗列，亦不过徒事酒色而已，何益之有？”夫人看见丈夫如此坚决，也不再说什么，此后夫妇更加相爱。玉衡历行善事，家虽不丰，而慷慨勇任。凡有亲友邻里稍可资助者，无不竭力为之。

于是又过三年，缪氏夫人年已四十三岁。一日，天忽大雨，雷电交加，阴云四起，暴雨奔腾。玉衡正在书房闲坐，忽见一物从空而下，恶貌狰狞，浑身毛片，金光夺目，奔向玉衡书桌之下，倏忽不见。玉衡知是怪异避劫，乃任其躲藏，反以身障翼书桌。少顷，雷电之光直射入书房，向着玉衡身上射来。这也古怪，那雷火一到玉衡身旁便灭。如是者约有半个时辰，那雷声渐渐退去，火光亦熄。玉衡不胜惊惶，随走开书桌。此时天色复亮，雨止雷收。只见那怪兽，从案下出来，向着玉衡作叩首之状。玉衡明知其故，乃叱之去。那物出了书房，不向外边，却往里面去了。玉衡诚恐夫人受惊，随即跟进。方至内堂，就不见了。心中好生疑惑，只是事属怪诞，隐而不言。未及半月，夫人竟然癸水不至。初时尤以为年老当止。三五月间，不觉腹中隆然矣，此际方知缪氏怀孕。玉衡大喜，对缪氏道：“天庇善人，今日信否？”缪氏亦笑道：“此乃相公福德所至，妾借有赖矣。”玉衡道：“凡，人好善，天必佑之。况夫人贞淑贤德，幽闲婉静，不才亦拳拳好善，感格上天，怜于海氏，特赐麟儿矣！”从此心中欢喜，更勇于为善。光阴迅速，日

月如梭，不觉将近十月，胎期满足，早晚就要分娩。海公预早雇了乳母、稳婆，在家伺候的。

一夜，海公方才合眼睡熟，忽见三人身穿青衣，手持金节，向前揖曰：“奉玉帝敕，赐汝一子，汝其善视之。”旋有人拥一怪兽入。海公见其与前次避雷之兽无异，便问道：“既蒙玉帝赐子，怎么将这兽物带来？”持金节者笑道：“你那里知道，此乃五指山之豸兽也，性直而喜啖猛虎、卫弱鸟，在山修炼七百余年，数当遭劫，故彼曾避于君家书案之下。君乃善人，神鬼所钦，故雷火不敢近君，即回复玉旨。此兽因君得免其劫。然上天有制，凡羽毛苦修，性未驯善，不遭雷劫，即当过胎出世，先成人形，后归正果。今上帝怜汝行善有功，故特赐与汝为子。日后光大海氏门户者，乃此子也。”说毕，将那兽推到内堂去了。忽听得霹雳一声，玉衡吃了一惊，不觉醒来，却是南柯一梦。忽见丫环来报：“夫人产下一位小相公！”玉衡闻言大喜，正应梦中之事。急急来到房中，见婴儿已经断脐，包裹停当。玉衡持烛一看，果然生得眉清目秀，心中大喜，口中不言。一面安慰妻子好生调养，吩咐丫环们小心服侍。三朝洗儿，弥月请酒，自不必说。乃取名海瑞，这也不在话下。且说玉衡因有了儿子，万事俱足，遂飘然有世外之想，把“功名”二字置之度外。正是：“有子万事足，无官一身轻。”海公无事，以儿为乐，或到名山胜境去游玩，也觉优游。

时光易过，又是几年。海瑞已经七岁，虽在孩提之中，性至孝友，更兼资质聪明，耿直无私。每与邻儿共游，饮食之物，必要公同分食。若有多取者，瑞必置之。玉衡教他读书，过目辄能成诵。又过了三年，海瑞年已十岁。无书不读，诗词歌赋，靡有不通。是年玉衡一病身亡，海瑞哀痛欲绝，夫人亦痛哭不已。瑞痛父身亡，未能尽子道，意欲结庐于墓侧，少展孝思。夫人劝阻曰：“汝虽性至孝顺，但汝年纪幼稚，效外无靖，倘有不测，吾何赖焉？此欲尽孝而反增不孝也。”瑞闻母逾遂止，在家守制。夫人便昼夜令他诵读，虽夏暑不辍。未几服满，瑞年已十三。或有劝瑞应童子试者，瑞对曰：“吾年尚幼，经史未通，若出应试，必被人笑，徒费笔墨。不如闭门苦读，待我淹贯了，然后去也未为迟。”夫人闻瑞在外答友之言，私喜曰：“此儿不务矜浮，日后必有实学。”于是更加约束，母子二人，切磋严如师弟一般。瑞性做好菊，不喜趋承。尝有《品菊》诗云：

绕篱一二费平章，五色迷离满径香。

晚节岂容分上下，蓬门毕竟育低昂。

范村谱订名多误，郾水空传种最良。

欲向漉中寻更漉，鬓丝愁落满头霜。

《伴菊》诗云：

柴门重闭日悠悠，愿向闲花穗卧游。

俗骨不堪同入梦，芳心曾许独深幽。

性情淡处常相对，清冷香中过此秋。

莫遣风仙借婢职，夜深墙角已低头。

夫人见其诗雅淡，知瑞他日晚节独坚，必为一代忠臣。常谓之曰：“你终日读书，不求闻达，究有何益哉？”瑞曰：“儿苦读书，非不欲进取。但念母亲年届喜惧，儿恐一

且成名，就要远离膝下，故此忍隐，不欲为母亲忧也。”夫人怒曰：“为人子者，不欲扬名显亲，岂欲吾死后你方进取耶？马鬣虽封，铭旌七尺，吾亦不得亲见也。”瑞闻母怒，跪而慰之，谢罪不迭。夫人怒始稍息。瑞从此益励诗书以图进取。次年学院按临，瑞便出应试，果掇芹香。夫人喜曰：“你得一衿，吾死瞑目矣。”簪花后，同痒诸友劝同赴省，以夺秋魁。瑞每以母在家无人侍奉为辞，不欲行。及至其母听了瑞答友之言，遂勉之曰：“你每以我在家，无人侍奉为辞，不欲相离左右。但功名大事，我尚强健，你可前去，不必望停念。”瑞见母如此吩咐，不敢有违，遂打点行李，会齐诸友，望着海康而来。

到了雷州，舍舟登岸赶路。一夜，月明风轻，瑞在旅店里睡不着，偶步园中。时已三更向后，店中诸客俱已熟睡。仰望星斗满天，万籁俱寂。忽闻有人说道：“昨夜前村张家褻鬼，我们正好前去寻些饮食。偏偏又碰着这位海少保在此，土地爷好没来由，却派我们在此伺候，他老人家便安然坐着，好不教人忿气呢！”一人道：“你莫怨他。他乃一方之主，你我都是受他管的，怎么不听使令？这是应该的，不必多说。恐怕这老儿听见了，又要责罚呢。”一人道：“怕什么？此老太不公道，但是有得奉承他的，便由人去横行滋事；若是似我等穷鬼，他便专以此劳苦的来派着。”一人道：“你且说他怎的不公平呢？”那人道：“即此张家一事，就可见其不公矣。张家的女儿，昨因上墓拜扫，被这个王小三在路上撞见了。他欺人孤儿寡妇，就跟了回去，作起祟来，他被他弄了饮食。那张寡妇好不惊慌。到此老儿处祷告，求他驱除。这老儿初时甚怒，立刻拘了王小三到庙，说什么要打、要罚他。后来王小三慌了，即忙应许了些金帛。这老儿便喜欢到极处，不但不责罚他，反至助纣为虐，任他肆扰呢！”一人道：“怪不得张家今夜大设饮食，他便安安稳稳的前去受领，却遣我们在此伺候这海少保呢。”一人道：“怪不得你说他。”海瑞听得明白，才知是鬼在此议论，暗喜自己有了少保的身份。不觉咳嗽一声，倏而寂然。海瑞亦回房中安息。自思土地亦受鬼贿，心中大怒。至天明起来，梳洗了，诸友便要起程。海瑞道：“且慢着，今日有一奇事，待我弄来你们看看。”诸友不解其故，忙问道：“荒郊野店，有什么奇事？不如莫管闲事，赶路要紧呢。”海瑞道：“列位有所不知，这里张家寡妇有一女儿，被野鬼王小三作祟，大索祭祀。本坊土地，反与鬼通同扰搅，你道奇么？”诸友问道：“你怎的知道？”海瑞便将夜闻鬼言，备细告知，但不说鬼称自己是少保。诸友听了，各各惊异。况且都是少年，未免好事。各人都怂恿海瑞，要看他怎么处置那土地。海瑞便向店主人问明，哪里是土地庙并张家的住址。用了早饭，便望着那土地庙而来。正是：正气能驱魅，无私可服神。毕竟海公到了那里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张寡妇招婿酬恩

诗曰：

三生石上旧姻缘，萍水朱陈百载坚；
信是嫦娥先有意，广寒已赠一枝先。

却说海瑞在旅店，因先夜闻得众鬼说那土地不公，纵容野鬼王小三在张家搅扰，图其祭祀饮食的话，遂忙用早膳，携着诸友，取路先来至那土地庙。只见那庙靠着路旁，高不满三尺，阔才二尺，上塑神像。惟是香烟冷落，庙内的蛛丝张满。有一张尺余高的桌案，尘积寸许。众人见了，不觉大笑曰：“如此荒凉冷落，怪不得他要收受贿赂。不然，十载都没有一炷香呢。”海瑞听了，不胜大怒，便指著那神像骂道：“何物邪神，胆敢凭陵作祟，肆虐村民。今日我海瑞却要与你分割个是非。为神者，正直聪明，为民捍卫殃难，赏善罚恶，庶不愧享受万民香烟。何乃不循天理，只顾贪焚！既不能为民造福，倒也罢了。怎么却与野鬼串通，魅人闺秀，走石扬砂，百般怪祟，唬吓妇女，索诈诸帛、祭食？此上天所不容，人神所共愤。吾海瑞生平忠正侠直，午夜扪心，对天无愧，羞见这等野鬼邪神。”遂以手指著，喝声：“还不服罪！”说尚未毕，那泥塑的神像，一声响亮，竟自跌将下来，打得个粉碎。众人见了，哈哈大笑。内中一人道：“虽然土地不合，到底是个神像。今海兄如此冒渎，故神怒示警，竟将本身显圣。海兄总当赔个不是才好呢！”海瑞听了怒道：“你们亦是这般胡涂，怎么还不替我将这鸟庙拆了，反来左袒？真是岂有此理！”众人看见海瑞作色，乃道：“海兄正直无私，即此鬼神，亦当钦服。如今既已示辱于神，这就算了事。我们还是到张家去走遭，看是怎的。”海瑞道：“如此才是正理呢。”一行人远离了土地庙，取路望著张家村而来。话分两头，暂且按下不表。

再说张家村离大路不远，村中二百余家都是姓张的。那被魔的女子，就是张寡妇的女儿，年方一十六岁，史唤官花。生得如花似玉，知书识礼，又兼孝顺。其父名张芝，曾举孝廉，出仕做过一任通判。后来因为倭寇作乱，死于军前。夫人温氏，携著这位小姐，从十岁守节至今。事因三月清明，母女上山扫墓。岂料中途遇了这野鬼王小三，欺他孤寡，跟随到家，欲求祭祀。是夜官花睡在床中，忽见一人，披发吐舌，向他索食。官花吓得魂不附体，大喊起来。那野鬼即便作祟，弄得官花浑身发热，头昏眼花，乱骂乱笑，吓得温夫人不知所措。请医诊治，俱言无病，系为祟所侵。夫人慌了，想道，此病定是因上坟而起。细细访之，始知路旁有一土地庙宇。想道，山野坟墓之鬼，必为土地所辖，便具疏到土地庙中祷告，求神驱逐。祭毕回家，谁知官花愈加狂暴，口中乱骂道：“何物温氏，胆敢混向土地庙处告我！我是奉了玉旨救命来的，只因你们旧日在任时，曾许过愿心，至今未酬。上帝最怒的是欺逛鬼神，故此特差我来索取。你若好好地设祭就罢，否则立取你等之命去见上帝。”温夫人听了，自思往时自己却不曾许过什么心愿。女儿年幼，是不必说的。就是老爹在日，忠直居心，爱民若子，又没有什么不好之处。且平日不喜求神许愿的，怎么说有这个旧愿？自古道：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这是小事，就祭扫与他，亦不费什么大钱财，只要女儿病愈就是了。乃向宫花道：“既是我家曾经许愿，年深日久，一旦忘了，故劳尊神降临。今知罪咎，即择吉日，虔具祭仪酬还。伏乞尊神释放小女元神复体，则合家顶祝于无既矣。”只见宫花点头应道：“你们既如罪戾也罢。后日黄道良辰，至晚可具楮镪品物，还愿罢了。”温氏唯唯答应。至期，即吩咐家人，买备祭品香烛之类，到了点烛的时候，虔诚拜祭一番。只见那宫花便作喜悦色，说道：“虽然具祭，只是太薄歉了，可再具丰盛的来。明日三更，吾即复旨去也。”温氏又只得答承。这一夜宫花却也略见安静些。

次日，夫人正要吩咐家人再去备办祭品。只见宫花双眉紧皱，十分惊慌的模样，在床上蹲伏不安，口中喃喃不知何语。夫人正在惊疑之际，只见家人来说道：“外面有一位秀才，自称海瑞，能驱邪逐魅。路过于此，知我家小姐中了邪魔，如今要来收妖呢。”夫人听了，半信半疑，只得令家人请进。少顷，海瑞领着那几个朋友，一齐来到大厅，两旁坐下。温夫人出来见了众人，见过了礼，便问道：“哪一位是海秀才呢？”众人便指著海瑞道：“这位便是。”温夫人便将海瑞一看，只见他年纪最轻，心中有几分不信，便问道：“海相公有什么妙术，能驱妖魅？何以知道小女着祟？请道其详。”海瑞道：“因昨夜旅店听得有几个鬼，私自在那里讲本坊土地故纵鬼作祟索祭的话，故此前来驱逐妖魅。”温夫人听了好生惊异。心中却也喜欢，说道：“小女倘得海相公驱魔，病得痊愈，不敢有忘大德。”便吩咐家人备酒。海瑞急止之曰：“不必费心破钞，我们原是为一点好意而来，非图饮食者也。”再三推让。温夫人道：“列位休嫌简慢，老身不过薄具三杯家酿，少壮列位威气而已。”海瑞见他如此真诚，便说道：“既蒙夫人赐饮，自古道‘恭敬不如从命’，只得愧领了。但是不必过费，我们才得安心。”温夫人便令家人摆了酒菜，就在大厅上坐下。邻居的堂叔张元，前来相陪。海瑞等在厅上欢饮。温夫人便进女儿房中来。只见宫花比前夜大不相同，却似好时一般。见了夫人进来，便以手指着榻下的一个大瓦罐，复以两手作鬼入罐内的形状。夫人已解其意，即时出了厅上，对众人说知。海瑞便道：“是了，这个邪鬼知道我们前来，无处躲避，故此走入罐内。可即将罐口封了，那时还怕他走到哪里去？”众人齐声道：“有理。”于是夫人引导来到绣房，小姐回避入帐后。海瑞便问罐在何处？夫人令侍婢去拿，只见侍婢再三掇不起来，说道：“好奇怪，这是个空罐，怎么这样沉重！”海瑞道：“你且走开，待我去拿。”便走近榻前，俯着身子，一手拿了出来，并不见沉重。笑道：“莫非走了么？”众人说道：“不是不是，他既走得去早就走了，又何必入罐？自古道‘鬼计多端’，故此轻飘飘的，想哄我们是真呢。”海瑞道：“且不管他，只是封了就是。”遂令人取过笔墨，先用湿泥封了罐口，后用一副纸皮，贴在泥头之上。海瑞亲自用笔写着几个字：“永远封禁，不得复出。海瑞的笔亲封。”写毕，令人将罐拿了去，将他在山脚下埋了。温夫人一如所教，千恩万谢。张元便让众人复出厅前饮酒。

夫人便私问宫花道：“适间你见什么来？”小姐道：“只见那披发的恶鬼慌慌张张的自言自语道‘怎么怎么海少保来了？’左顾右盼，似无处藏躲之状。忽然欢喜，望榻下的罐子，将身摇了几摇，竟把身子缩小，钻在罐内。孩儿就精神爽快了。故此母亲进来，不敢大声说出，恐怕他走了，又来作祟。适间哪位是海少保？他有何法术，鬼竟怕他呢？”夫人听了，心中大喜：他乃是一个秀才，鬼竟称他为少保，想必此人日后大贵。村

思女儿的命是他救活的，无可为报。不如就将官花许配与他为妻。我膝下有这样的半子，尽可毕此余生。于是便将海瑞听见群鬼之言，方知你的病源，故此特来相救的话，说了一遍。官花听了叹道：“如此好人，世上难得。况兼又有少保的禄命，不知他父母几多年纪，才得这个儿子呢？”夫人道：“吾儿性命，都亏相公救活的，无可为报，吾意欲将你许配这海恩人为妻。我家得了这样女婿，亦足依靠，光耀门间。二则你身有所靠，不枉你的才貌，你心下如何，可否应允？”官花听了，不觉涨红了脸，低头不语。夫人知他心允，便着人请了张元进来，细将己意告知，并乞张元说合。张元道：“此事虽好，惟是别府人氏，侄女嫁了他家去，未免要远渡重洋，甚是不便，如何是好？”夫人道：“女儿已心允了，便是我亦主意定了。烦叔叔一说，就感激不尽了。”张元听说，便欣然应诺，走到前边，对着海瑞谢了收鬼之恩，然后对着众人说知夫人要将官花许配海瑞之意。海瑞起立谢道：“岂有此理，小姐乃是千金之体，小生何敢仰扳！况小生是为好意，仗义而来，今一旦坦腹东床，怎免外人物议？这决使不得的。烦老先生善为我辞可也。”说罢，便欲起身告辞。张元道：“海兄且少屈一刻，老朽复有话说。”海瑞只得复坐下，便又问道：“老先生有何见教？”张元道：“相公年纪，恰与舍侄女差不多，况又未曾订亲。今舍侄女既蒙救命之恩，天高地厚，安嫂无可酬报的，要将侄女作配，亦稍尽酬谢之心。二者乃是终身大事，又不费海兄一丝半线的聘礼，何故见拒如此？想必相公嫌我们寒微，故低昂不合，是以却拒。”海瑞听说，忙答道：“岂敢，区区小事，奚足言恩。瑞乃一介贫儒，家居遥远，敢累千金之体耶？故不敢妄攀，实非见弃，惟祈老先生谅之。”张元复又再三央恳。众人见了，也替张元代说道：“海兄何必拘执至此。夫人既有此意，理当顺从才是呢。”海瑞道：“非弟不肯，但是婚姻大事，自有高堂主张，非弟可得而主之也，故不敢自专。倘蒙夫人不弃，又叨张老先生谆谆教谕，敢不听从。但是未曾禀命高堂，不敢自主，以增不孝之罪。尚容归禀，徐徐商议可也。”张元听了这话，知他坚执不从，只得进内对夫人说知。夫人笑道：“叔叔可问他们，现寓何处，店名什么？吾自有妙计，包管叫他应允就是。”张元乃出来陪着众人，问道：“列位今在谁店作寓？”众人道：“现在张小乙店中，暂宿一夜，明早即欲起程。因有尊府之事，故而迟延。明日定必起程。”说完，海瑞决意告辞。张元只得相送出门，屡称感谢。海瑞称谢，与众人回店中去了。正是：姻缘本是前生定，五百年前结下来。毕竟海瑞后来能否与张氏官花成亲，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喜中雀屏反悲失路

却说海瑞与众人回到旅店，诸友皆言这头亲事应该允诺才是。如此美缘，怎么交臂失去？海瑞但笑而不言。暂且按下不表。

再说那温夫人见海瑞坚决不肯，遂用一计：着堂叔张元问明海瑞住址，便令人请了族中一位绅衿到来，求他作伐。这绅衿姓张名国璧，乃是进士，曾任过太平府知府，以疾告休的。他与张芝是个九服叔侄，为人正直多才，素为乡间仰望，远近钦服，所以夫人请他前来。当下国璧来到，与夫人见过了礼，坐下用茶。夫人道：“今日特请贤侄到来，非为别事，要与你妹子说头亲事，非贤侄不同，望勿推却。”国璧道：“妹子的病现在尚未痊愈，如何便说亲事？”夫人笑道：“却因你妹子的病一旦好了，所以立要说亲呢。”国璧听了愕然道：“怎么说妹子的病一旦好了？却要请教。”夫人将海瑞封禁野鬼王小三之事，并将野鬼称海瑞为少保之言，以及要将女儿许配与他，怎奈不肯之故，详细说知。国璧道：“怎么竟有这些奇事？我倒要会一会这个人呢。”夫人道：“只因这海秀才，未曾禀过父母，故不敢应允。我想他是个识理的人，必重名望，故唤贤侄代说，彼必允矣。”国璧道：“甚好，便不知住在哪里？”夫人道：“就是前面张小乙店中。”国璧便即告辞，回到家中，冠带而来到张小乙店中。时已将暮，急令小乙进去通报。小乙领命，走到客房，正见海瑞与那几个同帮的在那里用饭。小乙便上前叫道：“海相公，外面有人拜候你呢。”海瑞道：“什么人？姓甚名谁？与我相识的么？”小乙道：“是我们这里的一位大绅衿，张国璧大老爷。他说是特意前来拜访尊驾。”海瑞满肚思疑，自忖素无一面之交，何以突然而来？且去见了便知。遂同小乙出来，就在大柜旁见了，彼此施礼坐下。国璧道：“素仰山斗，今日得识荆颜，殊慰鄙怀，幸甚，幸甚！”海瑞道：“学生不才，僻居海隅，尚未识荆，敢请阅阅？”国璧道：“不敢，在下姓张名国璧便是，驾上昨日相救的女子，就是舍妹。”海瑞听了，方才醒悟。便道：“原来是张老先生光降，有何见谕？”国璧道：“特为舍妹而来。适蒙先生收妖，俾舍妹之病一旦痊愈。家婢沾恩既深，无以为报，故愿将舍妹侍奉巾栉，少报厚恩。何期先生拒弃如此，使家婢有愧于中。故令不才趋寓面恳，倘不以弟为鄙，望赐俞允，则弟不胜仰藉矣。”海瑞道：“后学偶尔经过贵境，忽闻鬼语，故知令妹着魔原委，无非因鬼逐鬼，有何德处，敢望报耶？适蒙夫人曾挽张元先生代说过了。后学只因未禀母命，不敢自专，非敢见却也。惟老先生谅之。”国璧道：“先生之言，足见孝道。但事有从权，君子达变。今家婢所殷殷仰望者，足下也。足下既有拯溺之心，又何必峻拒若此？倘得一言之定，则胜千金之约矣。”海瑞见他说得有理，不好再却，只好勉强应道：“既蒙老先生谆谆见教，后学从命就是。但要待赴场后归禀家慈，方可行聘。”国璧说：“这个自然，总须足下一言为定。”遂告辞归家，告知夫人。温夫人大喜，以为女儿终身得人。即宫花闻之亦喜。母女二人私下祝其早日成名，以遂心愿。暂且按下。

再说海瑞送了国璧出门，询问店主人方知国璧是个进士，曾任黄堂。即回房对诸友

说知，众人莫不代他欢喜。次日海瑞便与众人上路，回头留下一柬，交与张小乙：若国璧来此，就说是我为着场期迫近，故尔匆匆就道，不获辞谢，总伺场后相会就是，叮咛而去。便与众人起身，望高州一路而来。饥餐渴饮，一十余日，才到省城。海瑞初次观场，况兼又未曾到过省城的，落下了客寓，便到街上去游玩。所有海幢、广孝坡、山西禅、白云涌洞，诸般胜景，无不遍览。一连走了七八天，正遇天气大热。此时是七月时候，三伏将收，秋风乍起。海瑞走了回来，身子是滚热的，洗了一个冷水澡，不觉冒了些暑。到晚上，竟病将起来，浑身火热。请医诊视，皆言伤暑，不觉日加沉重起来。心念功名，又恐误了场期，心中愈加烦闷，卧病在床。日复一日，直至八月初旬，犹自恹恹伏枕，不能步履。海瑞此际自知急难痊愈，进取之意已灰。诸友纷纷打点入场，海瑞是眼巴巴的看着，心中好生难过。又过了十余日，场期已过，他们俱已回寓，听候发榜。有一位自以为必售的，谁知发榜只中得一名副榜。乃是文昌县人，姓刘名夤宾。海瑞此时病渐愈，遂偕诸友勉强下船回家。一路无聊，时复嗟叹命运不济，功名无份。乃作《落第诗》一首，聊以自遣。诸友见了，慰道：“海兄大才，故此大器晚成，何必戚戚。”海瑞道：“列位有所不知，非弟念切干禄。弟在家奉慈母之命，谆谆勉励。今一旦名落孙山，将何以报老人，故尔戚戚也。”诸友闻之，无不叹其纯孝。

一日到了雷州，海瑞想起张国璧之约，昔曾言定，今虽功名不就，岂可失信于人。“遂与诸友分路，望张家村而来，复到小乙店中住下。张小乙便向着海瑞作贺道：“海相公是必高中。衣锦而归，可喜可贺。”海瑞听了，默然良久，叹道：“名落孙山，惭愧惭愧。”小乙道：“怎么相公如此高才反落第了，这是何故？”海瑞便将在省患病、不能入场的事，备细说知。小乙笑道：“这是相公之气运未到耳，且自欢心成了亲事，再回去罢。”海瑞道：“做亲这却不能，只是我曾与张老爷有约，故此特来拜访。烦贵主人代为相传一声，说我在店等候一会，即便起程。”小乙应诺出来，便到张府报道：“海相公回来了。只因在省患病，不能入场，空走一遭。如今回来了，命我来相请大老爷至店中一会，即便起程。”国璧听了笑道：“何令人之不偶也。”遂即与小乙来到店中，见了海瑞，劝慰道：“大器晚成，文星未显，足下不必介意，只是徒劳跋涉耳。”海瑞自觉十分汗颜，乃道：“不才无学，即试不售，只以家慈有命，不得不随众观场也。昔蒙老先生之约，故后学不敢有负，纡道特来践约，伏望善言拜上令婢，容瑞归与家慈商议，迟日报命。”国璧道：“蒙君一言，胜如金诺，不必多赘。但君新愈，须当保重。倘蒙不弃，少留明日，稍尽宾主之情若何？”海瑞道：“后学本拟明日即行，今蒙老先生厚意，少驻一天，明日到府请安。”二人又谈了些羊城的新闻，然后相别，国璧再三叮咛而去。再说那温夫人，正在盼望著海瑞成名的捷报，忽见国璧来说：“海瑞回来了，因病不曾进场，已到这里，特来见我，便要明日起程回家。亲事一项，要禀过了母命，然后回复。小侄再三挽留住了，故此特来说知。”温夫人听了，心中闷闷不乐。说道：“‘功名’二字，倒也平常。只是你妹子终身大事要紧，只恐回去后便抛撇了，这便如何是好？贤侄要想个妙策出来，务要成了亲事，方免物议呢。”国璧听了，想得一想道：“如今我却有一计：明日先将妹子抬到我家去，预备下洞房。小侄再请他到家饮酒，将酒灌醉了，送他人洞房。过了一宵，这就乾坤定矣。不知婢娘意下如何？”温夫人听了大喜道：“此计甚妙，依计而行就是。即烦贤侄回家备办。明日清晨，送你妹了过来便了。”国璧依允，即